

买 田 塍

苏东坡在廉州期间，经常到附近居民家闲谈，了解合浦民俗。出于苏东坡的声望和他经常接近群众，所以附近群众都很尊重他。一天，苏东坡正和邓拟在清乐轩品茗论诗，突然有一个村民匆匆走入清乐轩对邓拟说：“邓先生，隔邻黄富、黄贵两兄弟因争茨菇塘的田塍，闹了起来，各人手持凶器，准备斗殴了，请先生前去排解。”邓拟听了，不耐烦地：“快到衙门报去。”“先生，他们兄弟互相斗殴已是第三次了，每次报到衙门，知州大人不问情由，就将他们兄弟俩各打四十大板，逐出衙门。”苏东坡在一旁说：“我们一起上看看如何？”说罢便拉着邓拟来到黄氏兄弟的茨菇塘边，只见黄氏兄弟一个手拿锄头，一个手执铁锹，互相骂得不可开交，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了。苏东坡急步上前对黄氏兄弟说：“兄弟之间有事好商量嘛，何必争得面红耳赤，你们看得起我苏东坡的话，就请两位到清乐轩好好说说你们各人的理由。”邓拟也在一旁和蔼地说：“兄弟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请两位到敝舍，饮上一杯，息息火气。”黄氏兄弟见到平日他们所尊敬的人这样减息，火气也就落了许多。于是便丢下各人手中的锄头、铁锹，默默地跟着苏东坡来到了清乐轩。邓拟招呼黄氏两兄弟坐定后，苏东坡便耐心地倾听黄氏两兄弟的叙说。原来他们有水田两亩，世代以种茨菇为生。父母病故后，两亩水田便归兄弟俩人，每人一亩。水田中间以四尺宽的田塍为界，可是兄弟俩人为了扩宽自己的水田，每当犁田时，各人都向中间田塍界削去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分界田塍就只剩下几寸宽了。近日大哥黄富在自己茨菇田里施了肥，正巧分界田塍被牛踏崩，大哥田里的肥水便流进了其弟黄贵的茨菇田里。黄富一见田塍被踏崩，便认为是弟弟故意干的，好让肥水流进自己的田，因此发生冲突。苏东坡耐心听了黄氏兄弟的叙说，找到了兄弟冲突的症结，便对黄氏兄弟说：“你们兄弟俩人为了分界田塍争执，反目为仇，伤了手足之情。现在这样吧，你们水田之间原有四尺宽的田塍，是吗？”俩兄弟异口同声说：“是！”苏东坡接着说：“现在将

你们水田之间四尺宽的田塍卖给我苏某。我每人付给你们地价三两银子。明天我就雇工人将四尺宽田塍堆好，以后有谁侵犯我的田塍，我一定报官治罪。”苏东坡当即取出银子，分别给黄氏兄弟每人三两。黄氏兄弟接到银子，大受感动，眼泪扑簌簌的掉了下来。黄贵对其兄弟说：“大哥，银子我们不能要，都怪我做老弟的贪心，挖掉两家分界的田塍，害得我们兄弟成仇。”黄富也感动地说：“老弟，都怪我做大哥的不对，欺负了弟弟。”兄弟俩将银子还给苏东坡，说：“先生，我们不能要你的银子，你对我们兄弟的教导，我们实在感激。”说完，兄弟相抱痛哭。苏东坡在一旁劝解道：“兄弟如手足，今后千万别伤了手足之情呵。”黄氏兄弟向苏东坡叩了头，拜谢了苏东坡，欢欢喜喜地走出了清乐轩。

后来，苏东坡离开廉州，乘船北归时，黄氏兄弟一直送苏东坡到南流江畔。

口述者：陈永富，男，五十八岁，高小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山口镇圩镇人，居民。

搜集整理者：周家干，男，四十八岁，中专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志办公室干部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。